

文 學 叢 刊

運 河

臧 克 家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河 運

家 克 臧

有版權

定價二元一角

運河

作家克減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第路鹿銀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日漢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三十集
第十六冊

星	葉紫	長篇	髮的事	巴金	短篇
栗子	蕭乾	短篇	感想印象回憶茅盾	蕭軍	散文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	綠葉的故事	悄吟	散文
夜景	艾蕪	短篇	橋	李廣田	散文
春風	張天翼	短篇	銀狐集	劉西涓	批評
黃沙	靳以	短篇	咀華集	曹禺	劇本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	日出	臧克家	詩集
小巫集	奚如	短篇	運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三十五年十一月五版

自序

剛把千行長詩自己的寫照交出去，接着又編就了這本短詩，一年中有了雙生，自己感到了一種喜悅，不過，一回想起產它們時候所受的折磨來，又不免動了「孩子肥了母體却瘦了」的悻心！

寫成一篇好詩真不是件易事，到今天我才懂透了這個意思。所謂好詩並不專是在掂撥字句上功候的純熟，而是要求一條生活經驗做成作品的鋼骨。當然我並不小視技巧，一個詩人沒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是難以攀上藝術之最高峯的。不過，一件天衣披在一架骷髏上，除了病態的人誰能破口稱贊它呢？我們放眼一看世界上稱得起偉大的作品，那一件不是用了就是自己第二手再也寫不出來的字句結晶出撼人靈魂的碩果，而技巧和內容間又找不出一點不合諧的空隙

來。

對於偉大，我望見它晃動在眼前，我破死命追，然而當中的距離永遠是那麼遠。竭盡了全力，掘完了經驗的寶庫，僅僅寫了千餘行的一篇詩。

「從一粒砂中可以看出個世界，」如果把這個名句引到詩上來的話，一篇短詩的力量也可以想見了。這集運河收的多半是短詩，然而砂粒幾乎平半了黃金。年來所寫的短詩，差不多都留在這裏邊了，泥砂自然難免混了清流。用作集名的運河是自己頂喜歡的一篇了，在各處見到了些贊許它的文字，可喜個人的愛好還不是偏見。這集中的詩，運用的大部是些零星的材料，這還不打緊，可惜的是沒能夠使它完全形象化，這是原子對經驗已呼應不靈，就不能不完全乞求於想像了，這是有危險性的。譬如寫旱災，我用了這樣的字句：

「大地是旱海，

風塵是長帆，

村莊是死的港口，

生命的船隻攔淺在裏邊。」

說來不免落個自己誇口，這樣的句子，無論在想像方面在音節方面似乎都找不出什麼瑕疵來，然而我却還是不滿意它，因為從這四個抽象的句子中間看不出災旱的凶相來。

在這裏不妨順便談一點關於技巧的問題。有一些詩人故意把自己的詩句造得只有自己才能看出點味來，當人家請他在每句之下加一個註腳時，他好似一個古玩家不齒一個鄉下人那樣半噁半笑的回答一句：我的詩原不爲你們寫的。其實把一句詩寫得叫人懂，懂了還覺得好，這難，把句詩雕得只有自己懂這很容易。這道理還不出一句老話：「深入淺出」最爲上乘也最不易。

『臉前掛上了昏黃的風圈，

沙石的晃旆盪得人發眩。』

讀者認為怎樣我不知道，不過在寫定它時的確我曾撚斷數根精神的髭我們
比照一下，看一看同篇下面的二句，其淺深和韻味有着怎樣一個區別，明眼人自然
可以不用我絮叨了。

『城下的古槐空透了心，

用一枝綠手，招醒了城下的土人。』（古城的春天）

現代寫詩的人要想從自己手中出來的東西放一點大的光彩，只有一條路：用

你整個的生命作爲抵押！這話有人要是認爲有點可笑時，我就請他回答我一句問話：『文藝的洪流是來自那兒？』

在這樣時代裏，一個詩人只要肯勇敢的去碰現實，如果幸而死不了的話，提起筆來一定可以流注下串，串的平常人萬年想不出的詩句來，這些詩句的音節一定是緊合着時代的節拍的，也用不到誰來指教，你運用的字句一定都是嶄新的，幾乎是神奇的（在未下筆前你自己也不知道要這麼寫！）然而又是人人能懂的。把這話寫在這裏，作爲一個勉勵，對自己以及同好的朋友們。

克家二十五，四，十四日。

目 錄

自序	一
月	三
閒	四
秋	六
大寺	八
冰花	一七
運河	一九
元旦	三〇
我們是青年	三一

古城的春天

三四

黃風

三六

春旱

三八

弔八百死者

四一

要活

四三

螺旋

四五

旱海

四七

拉鋸

四九

二十四年的秋天

五〇

野孩子

五二

水災

五四

瘋婆

五八

破題兒的失望

六二

依舊是春天

六八

跳龍門

七〇

心的連環

七四

運

河

原 书 空 白

月

哀號拖過了每家門口，

今宵哀號也叫不出人來，

大門裏各人緊鎖着個暖秋，
臉像春花一齊朝着明月開。

西風送他，亮月送他，

送他踏上了古刹的石階，

不叫一絲清光拖住檻樓，抖一下，
他拋進了一座陰森的神台。

閒

我的日子裏找不到悠閒，
擔着沈重的日夜，我聳一聳雙肩，
工作放下了，心卻沒法平靜，
心上叫着一萬種不平！

誰喜歡生活那張輕鬆的臉，
叫閒散注成了苦人的深淵；
忙迫就算是撲食的羣狼，
對着它我却揭開了胸膛。

我愛工人們走出工廠，

暮色裏拍一下塵土的衣裳，

我愛農人們放下了鋤耨，

坐在草阡上吐一捲青煙。

我更愛兵士們爲正義作戰，

依着死屍作片刻的假眠；

我愛這一羣，我愛他們

忙裏閃出的那一點舒心。

秋

我想，一定有人銜一支煙，
從紙窗縫裏望着雨中的庭院，
淒清的雨絲洒下了半空，
人的愁絲和雨絲攪成一團。

也一定有人向傍晚的紅日，
念起千里外故鄉的雲煙，
或者拖一隻冷冷的影子，
向大野裏去找謝了的童年。